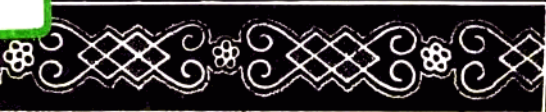


蒙古文学研究

蒙古文学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前 言

彝文文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多彩，涉及不少学科领域，其学术研究价值，早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关注并参与了彝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今天彝文文献专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和广大彝文文献专业和业余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彝文文献的翻译出版和整理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随着整理、翻译、出版规模的扩大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古老的彝文文献资料必将得到充分利用，并更好地为彝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中央民族学院在上级部门关于抢救彝族历史文献要“教书、教人、教学科”的指示精神引导下，于1982年开办彝族历史文献专业，积极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培养出不同层次的（如博士、硕士研究生、大专生）专业人才充实到教学、科研和古籍整理及出版部门；编译出版了一批珍贵的彝文古籍；撰写发表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彝族历史文献研究论文，使本专业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教学科研实体。

为了推动彝文文献的研究，促进彝文文献的整理编译工作；为了提高彝文文献教学质量，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为纪念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专业开办十周年，反映十年来的教学科研成果，我们特意编辑了这部书。

书中共收录有关学术论文和反映专业情况的文章39篇。其中

一部分论文是近百年来有关专家学者研究彝文文献的代表作，从中可以了解各个时期彝文文献研究的基本脉络。很大一部分则是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专业历届师生的近期新作，从不同的角度对彝文文献进行了学术探讨，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彝文文献学科的博大精深。还有一些文章讴歌了老一辈专家学者为彝文文献学科的建设艰苦奋斗的业绩和回顾彝文文献专业所走过的十年历程。附录部份收录了在京彝学专家对彝学研究的感想和希望的发言；国内外彝文文献收藏单位和彝学研究机构及刊物名称。

本书基本反映了彝文文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了各历史时期的研究水平，反映了彝文文献学科的内涵，故可作彝文文献学科的辅助教材。此外，亦可作古籍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对彝学研究者来说，既可学习和借鉴前人和同行的研究成果，又可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对广大的彝学业余爱好者来说，择要选读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对系统了解彝文文献也会有一定帮助。假若这部书为广大的读者能提供一点帮助，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彝文文献的理论研究虽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至今还没有一部书是专门研究彝文文献的。为此，这次我们作了一定程度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为此书中难免存在着不足，敬请广大读者多多指教。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图多收入一些文章来客观地反映彝文文献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方方面面，但由于篇幅受限，许多文章或章节不得不割爱舍弃，收入本书的部分论文中的彝文用字也因受排版条件所限而省略。对此，望作者和广大的读者谅解。

本书由朱崇先负责编稿和编务工作，朱文旭同志负责论文复审工作。在编稿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彝族地区有关部

门和历届彝文文献专业师生的大力支持；黄建明同志和巴英·阿依同志为出版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给予了热忱协作。值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者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

目 录

前言	(1)
罗罗族的文献发现	杨成志 (1)
《彝文丛刻》自序	丁文江 (13)
凉山彝族传说中的创世纪	傅懋勳 (23)
傈族的巫师“呗毫”和“天书”	马学良 (28)
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	余宏模 (46)
谈谈彝文典籍的学术研究价值	陈 英 (63)
贵州彝文典籍翻译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余宏模 (70)
略论云南彝文典籍的收集和研究	罗希吾戈 (81)
彝族哲学著作《宇宙人文论》初探	李延良 (89)
序彝族《诗文论》	贾 芝 (97)
略谈云南元江彝文水墨印刷版	方开荣等 (102)
从彝文《指路经》看现存彝族原始 宗教系统的类型	于锦绣 (108)
撒尼彝文文选译注	保罗·维亚尔 (130)
论彝文文献分类	朱崇先、巴莫阿依 (139)
彝文文献训诂札记	朱文旭 (158)
彝文文献《祛鬼祛妖经》整理翻译札记	摩瑟磁火 (170)
彝文古籍译注浅议	朱崇先 (181)

《阿莫尼惹》初探·····	呷 呷 (198)
彝族史诗《布此拉俄》述要 ·····	伍文珍 (207)
彝文古典名著《玛木特依》浅析 ·····	木乃热哈 (215)
《玛木特依》的伦理思想·····	陈国光 (227)
贵州彝文金石铭刻发掘整理概况 ·····	杨恩勋 (238)
一幅古朴凝重的彝族古代生活画卷	

——评介《尼苏夺节》····· 李生福 (245)

彝族历史文献《吾查》、《们查》杂谈 ····· 李永祥 (255)

彝族文学体裁“依依”初探 ····· 钱丽云 (261)

言近旨远的哲理诗篇

——论彝文古籍《训迪篇》····· 朱琚元 (274)

《洪水纪》与彝族先民····· 陈光明 (284)

从《勒俄特依》看彝族对自然起源的认识 ····· 欧木几 (289)

影·魂·灵及神

——从《唤魂经》谈原始宗教中灵与神的起源

····· 巴且日火 (300)

从《彝族创世史》看彝族渊源

——彝族源于古代羌人之新证 ····· 普学旺 (310)

彝文文献《指路经》语言句式试析 ····· 巴莫阿依 (322)

彝族数理初探 ····· 龙正清 (335)

“哎哺”探源····· 韶明祝 (354)

论彝族十月兽历的产生及其影响 ····· 师有福 (363)

从彝经看呗毫的历史地位 ····· 马尔子 (388)

彝族德布·德施源流及其谱系考 ····· 张纯德 (401)

统一规范滇川黔桂彝族文字·····	果吉·宁哈	(421)
探索与发展		
——彝文文献专业十年工作综述···	岭福祥、黄建明	(437)
赤子情深·····	马飞	(449)
附录一 北京彝学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		(457)
附录二 彝文文献收藏单位和彝学研究机构及刊物·····		(495)

罗罗族的文献发现^①

杨成志

罗罗原是一种有文字的部族，他们的文字虽与埃及人的象形文或巴比伦人的楔形文，或我国古代的骨甲文有很大差异，然而比较起来多多少少也有类似之点。他们的文字是何原素构成或起源是什么，因无书可考，眼前尚找不出可信的结论。然而据我看来，最古的文献有许多个土字的字音与现代罗罗语语音相近似，要算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远夷乐德，慕德和怀德三首歌诗为最先。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为华言。兹将汉译的歌词与夷人的土音照录如下：(略)

照上头的译文，我找出“大”(是)；“沃”(昌)；“吏”(罔)；“来”(留)；“见”(艾)；“酒”(推)；“不”(莫)；“蛮”(倭)；“日”(且)；“各”(综邪)；“夏”(箝邪)；“母”(摸)；“石”(禄)；“父”(捕)，……等字与现在的罗罗语“若后符节”，此可证明“远夷”便是罗罗的古称，白狼王便是当时罗罗族的酋长，通过古今字之比较而阐明古代罗罗语中一些词的今义是非常有意义的。象这种发现，也令我自己无限快慰。

由罗罗是爨蛮遗裔说，我们顺便来谈及夷经即爨文的问题。袁嘉谷先生著滇译的夷经曰：“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在酋长左右，凡疑必取决焉。盖爨之高者精习华文，大

① 本篇系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一文的第五部分。

小爨碑是也。通行则仍用爨文。滇系云：‘白罗罗文告，必用爨字，可证。所谓大小爨碑，据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曰：“大小爨碑俱出同劳，今南宁陆凉二县是也。小爨不署作者，大爨则爨道庆作。文体书法，汉晋正传，体制古茂，非唐宋人所及。此外有祥光碑（宣统时出于陆凉，仅存二百五十字，因其书似小爨，定为东晋时碑；碑首有‘祥光’二字，故以名碑），撰书并佳，亦晋碑也”。黄诚沅蜗庐随笔五四页曰：“段氏会盟碑，明政三年岁次辛未，其文右行，旧在云南南宁县北二十里三岔古城，后没于土。康熙十八年复为营兵掘出；咸丰二年移置城内武侯祠，字径寸余，大类李北海书，惟其中半杂夷语，多不可解……”。以上三位滇作家是根据碑文的出土而断定东晋的爨文即是罗罗文的论调。据我看来，不免有附会之处。“盖爨之高者精习华文，大小爨碑是也”，此证明爨碑是华文，不是罗罗文。可疑一。“据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阮芸台称为汉晋正传，阮福称为字体古茂，非唐宋所及”，此证明爨碑的书法是汉晋正传，却不是形如蝌蚪的罗罗文可比。可疑二。“字径寸余，大类李北海书，惟其中半杂夷语，多不可解……”此证明碑中有华文而又附以夷文；而且世人又不能证实碑中夷语定否为正宗的罗罗文。可疑三。何谓爨？据风俗通曰：“爨者即班姓，楚令尹斗班之后，到汉末食采于爨，是以姓爨”。自爨氏到四川，人丁发达非常，后来移到云南，同着焦、雍、姜、孟、量、毛、李、黄称八大姓，世长云南一千多年，晋唐的东西爨，在历史上尤为显著。然则，所谓爨碑者，因其署名为爨道庆，爨宝子及爨龙颜而得名，简直与罗罗无关。可疑四。至谓爨字的起源，据滇系有这样一段话说道：“唐有阿呵马龙人，纳垢酋人后也，隐居山谷，撰爨字，形如蝌蚪，二年始成。其法用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𪛗书’，爨人至今犹习之，占天时人事，亦多应验。”就此看来，爨碑的文字并不是由这形如蝌蚪的 1840 个字母来写成，况且至今尚未有确实证明。可疑五。根据罗罗文的起源，只有传说并无文字记录。在川滇交界的“蛮子”（独立罗罗）以为是牡猴和牝雉

传下来的；在昆明一带的罗罗以为是李老君传下来的（详见拙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文字专号，民国十九年四月）。在环州与贵州的罗罗以为是孔夫子造的，说孔夫子两只手都会写字，右手造汉字，所以汉字从右而左；左手造了夷字，所以夷字从左而右”。（见丁文江氏漫游散记——云南土著人种，环州的罗婺，独立评论三五期，一九三三年。）由这三种传说看来，与所谓夷字即彝文并无一点关系。可疑六。

综比六端，我们可看出“夷经皆彝字”（见滇系）实是一种传说，切不可认为是史实。可注意者，“惟其中半杂夷语，多不可解”一句，究竟这种夷语与现在罗罗族通行的文字有何异同，实待考究。只因手上没有碑文的拓本，辨别与校正还要俟诸异日。不过我们应该认定，自后汉的白狼王歌，又有东晋的彝碑，这两种关于罗罗的文献，是在我国历史上最古远和最珍贵的资料。

现在转来谈及罗罗文本身的发现，字数和册数，最古手抄本，文献的分类与关于罗罗文献的出版物诸事实如下：

1. 关于首先发现罗罗文，要算 Grabouillet 神父为第一人。他于 1873 年在云南得到罗罗的手抄经典后，即邮寄给 Cordier 做文章发表。在 1877 年英人 Baber 旅行云南时，据说所谓得罗罗经，也由 Grabouillet 手上转给；或说是由罗罗酋长所赠。他把经文带到英国，由 Lacouperie 于 1881 年在皇家亚细亚学会学报 (Journ. R. As Soc, Vol. XIV Part I) 发表，对于罗罗文提出他的见解，以为罗罗文的字数不满四十个，是拼音制，文由各字组成，抄录在丝绸上面的。经过 10 年后，至 1891 年，他在通报发表一篇比较确实的文章，题为“中国与中亚细亚的非中国人文字” (The Non-Chinese writing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对罗罗，苗子，仲家，摩苏，摆夷等部族的文字作了简略的介绍。他称罗罗文为彝文，并说其文字的数目至少有 450 个以上。1906 年法国中国学学者曾刊行敦煌文献六大卷的伯希和 (Pelliot) 氏与 Charria 两人在法国远东学院学

报上发表关于爨文与罗罗文的意见，颇具见解。至如：Vial, Li-etard, Sivina 与 Ollone 4 人的著作（见前文）前后虽不同，然各有其贡献。在中文中首先见到的资料，要算 1912 年出版的古滇土人图志一书首篇附插的罗罗文。然著者董贯一氏不懂原文，只利用了插图而已。1920 年谢彬的云南游记，竟把 Vial 氏的罗罗文误抄袭为苗文，实是笑话。至 1928 年我往云南调查民族，侥幸地对罗罗文献进行了搜集，数量既比中外学人所得的为多，而在质的方面也多为前人所未见。记得前年林惠祥先生根据四川赠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罗罗民族物，曾发表其解释。（因手上无原文，无从鉴别）。去年刘咸先生复根据中央研究院四川生物调查队所得的罗罗经，在英国的《人志》(Man) 发表——介绍性的短文，名曰 (Lolo Scripts, Oo a Newly — Discovered Lolo Ms, From Szechuan, China, Man, Vol, XXXII. PP. 235—237, Oct, 1932)。直至今日，关于罗罗文献的介绍便不多见了。

2. 罗罗文的字数和册数究有多少，这是极难答复的问题。因为：第一，各部落有其自己的文字，与别部族的虽大同小异，然不能完全相通。其次掌握文字的巫师（俗称呗耄或覓爸）。只会自己照传下来的旧法诵经念咒，并未曾理会到统计各种经典中共有若干不同的文字或访查别个巫师所藏的经典册数。最末，各部族的巫师日见减少，字数与册数的失传亦随日俱增，且他们认定经典是神圣的，既不肯随意传授他人，那自然无从探计其秘密了。话虽如此说，然我们至少总可把已经发现的数量作两个统计如下：

(A) 罗罗文的字数略表

发现人	时 间	地 址	不同文字 约数
阿呵	唐代	马龙	1840
杨慎	明代	云南	1100
Lacouperie	1881 年	云南	450
Paul Vial	1898-1909 年	云南路南陆凉 广西三洲	424
董贯一	1913 年	云南	40
Commandant D'Ollone	1911 年	贵州 威宁州	250
同上	同上	四川宁远府	480
同上	同上	大凉山	1030
杨成志	1929 年	大凉山	980
同上	同上	云南巧家县	800
同上	同上	云南昆明东乡	1200
同上	同上	云南昆明西乡	8000
同上	同上	云南昆明南乡	800

(B) 罗罗经典册数略表

文化机构或个人名称	收集人姓名	所藏卷数 约数
云南博物馆	?	10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所	杨成志	5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	四川生物调查队	4?
杨成志	杨成志	20

续表

丁文江 文化机构或个人名称	收集人姓名	所藏卷数 约数
Pelliot	丁文江	2?
Ollone	Pelliot	?
Legendre	Ollone	?
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egendre	?
巴黎东方语言学校(E'cole des Langue Orientales Viantes)	Ollone	17
巴黎东方博物馆(Muse'e Guimet)	Cordier, Orleans	30
巴黎天主教外国教会 (Societe'des Missions E'trangeres)	Guedriant, Martin 及各主教	4 20?
香港天主教外国教会 (Societe des Mission Enan- geres)	Vial	?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British Museum)	Baber Clarke 等	8
安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 (Ecol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t)	Bonifacy, Cordier 及其他	12
迷哇基博物馆 (Museum Milwaukee)		?
美国国会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of congress)		?
巴黎民族志博物馆 (Musee Ethnographique)		2

3. 从上例已发现的罗罗文字数与册数来看,有一个问题自然会引引起读者问及,即哪一种是最古老的文献?我可答道:除在写作的《中国的非中国人民的文字》一书中有一图片是撮自卢广县华义村的一块墓碑,碑文刻有汉罗数十个字,原译参半,为明代物(1533年),除了至今有400年历史的文献外,要算我于5年前在云南昆明所得的“祈雨经”,“遣虫经”和“土俗经”为全世界最久远和最罕贵的罗罗文献。此经是合订本,凡98页,其样本长为1尺4寸,宽为9寸,每页24行,每行32字或34字不等。除原文的罗罗字外,在每卷书末,附有汉文。如:

“隆庆三年书手李芳腾写朵喜爸祈雨经书壹卷”

“嘉靖肆拾伍年丙寅朔在于三碗村山头遣虫书手李芳腾写土俗此经上下共陆卷俱全”

“嘉靖肆拾肆年十月在三碗村山头内李芳腾写遣虫经”。

这是我无意间从一个高祖为覲爸现在已绝传的覲爸遗裔的姓李的罗罗家庭中得来的。观察其陈腐的纸张和残余的字迹,一着眼谁也便知其为三四百年前明代的遗物。我当时用尽心机及方法购得此残经后,喜慰不已。转告云南掌故学家袁嘉谷(前清状元,现任东陆大学国学教授),秦光玉(前清进士,现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长),张甘雨,张希鲁诸先生,他们闻而大悦,称为空前发现的实物,摄影三片陈诸云南博物馆俾留光荣的文献,秦先生并书一字幅赠我,留为永念,题白:跋明代手抄夷经,原文如下:

“此册为杨君成志所得。杨君,广东海丰人,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员。客岁来滇调查夷族语文风俗,曾游历会译,巧家,昭通暨巴布凉山一带。所获材料甚多,已邮寄中山大学。近又由昆明东乡获手抄夷经数册,余与石屏袁君树五,昆明张君甘雨,昭通张君希鲁,造杨君寓所观之。此项夷经有用以遣虫者,有用以祈雨者,有浑称为土俗经书者,或抄于明嘉靖肆拾肆年,或抄于隆庆三年。考嘉靖,明世宗年号,隆庆,穆宗年号,核计抄经时代距今三百

六十载有奇矣！近人搜集古书，动辄宋槧元槧，以迄明槧，往往得数叶残编，珍如拱壁。夫刻本且如是，况抄本乎？！吾滇抄经之最古者以崇圣寺唐人抄经（在大理崇圣塔中，乙丑地震，塔圯，抄经出现，今大理人士藏有残编者视如至宝）为首。大德寺明人抄经次之（旧藏滇垣大德寺铁柜，改革后移陈博物馆）。杨君又获明代夷人抄经，亦属难得！此册系李芳手抄，李芳，昆明白土村人，所抄虽系夷字，虽系神权时代夷人遣虫祈雨之书，然传三百余年，经若干刀兵水火诸劫，依然存在，洵古本之极可宝贵者也。爰属甘雨影印三叶存博物馆中，后之考古者得以览焉。

民国第一己巳季秋月呈贡秦光玉跋于云南图书馆之朴学斋。

观上跋，此罗罗经的稀罕与宝贵即可概见，我们更可由此推出三种重要的事实：第一此不仅系云南的孤本，亦即全国或全世界的绝本；其次，罗罗原是一种有文字的部落，渊源颇远。其文经向来不为汉族人士所推重及发扬以至逐日失传，诚大可惜！最末，惟其是神权时代夷人遣虫祈雨之书，乃足以完全表现原始人的思想的源泉和行为的真型，较诸所谓矫揉造作的“圣经真传”，其价值更高。若站在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立场来看。将来再能够假我多些时间来研究经中文字时，我希望把原经翻译出来以供中西语文学家做参考或鉴赏之用。

4. 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既为宗教的和巫术的生活所支配，那末，形成其思想的象征和行为的对象——文字应用——当然也脱离不了宗教的和巫术的仪式。这不仅是现遗存六大洲中的无论任何野蛮部落的原始文字使用的一种通例，亦即所谓绘图文(Pictographie)，象形文(hierogryphie)，标意文(idiographie)，音符文(phonetique)和单字文(syllabiae)其原始使用无不皆然。据此说来，罗罗是一种半开化或野蛮的部族，其文字的使用当然逃不出宗教的和巫术的范围了。这从理论上的推测因是如此，从事实上的检查也是千真万确的。

以上叙述了罗罗文的字数与经典的册数,那末,现在进一步谈谈其文献的分类问题。Vail 首先作了这种工作。他第一次在罗罗书中,把罗罗的宗教传流的原文译成法文,分为六种:

(1)创造说:a,世界的开始;b,人类的由来(Creation:a, du Monde;b, de L'homme)

(2)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Desobeissance de la Trinite humaine a La Trinite Divine)

(3)世界的大旱时代(Epoque de Secheresse Universelle)

(4)世界的洪水时代(Epoque du deluge Universeelle)

(5)世界的黑暗时代(Epoque des Tenebres Universelle)

(6)人类的救援(Redemption de L'humtnite)继续,他又在法罗字典中也举出六种传说的记载,如:

(1)罗罗的世系(Genealogie)

(2)一场梦(un Reve)

(3)为什么陆地刚硬起来(pourquoi la Terre est Ridee)

(4)挽歌(Elegie)

(5)圣体的秘迹(La sacrement de L'Eucharistie)

(6)忏悔的祈祷(Acte de Contrition)

其次,Ollone 也曾把罗罗的经典分为:(1)家族系谱(Livre de Famille);(2)洪水传说(Le Déluge);(3)人种分布传说(La Description des Races);(4)计数术(La Numeration);(5)飞禽走兽述录(自然科学)(La Description des Animaux; Historire Naturelle);(6)山河记录(地理)(La Description des Fleuves et Montognes; Geographie)六种,并附原文而译为法文。

Vialo 和 Ilone 两人的译述虽值得注意,然而我以为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多属于普遍的传说,并不是供牲献神的经典;是限于一部族或一地区的范围,并不能代表整个罗罗族的文献。那末,若要明了罗罗族的传统信仰——宗教的巫术的生活的整个原型,我只能

把我从前年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发表的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书中的 130 部罗罗经咒分类略表的名称再介绍出来：

(1)献祭类，(如：祭天地，安圣，领生，献神，请神，献祭……等凡十四种)

(2)祈祷类，(如：祷福，祷告，祈洁祝告……等凡十种)

(3)酬愿类，(如：还愿，酬愿，消灾还愿，祭天还愿……等凡五种。)

(4)做斋类，(如：献斋，金山大斋，做斋祈告，请圣开坛……等凡六种。)

(5)攘拔类，(如：驱麻疯魔，草人替生，镇宅，退祸崇，攘拔，打扫，攘畜瘟，遣虫，息灾奠土，退送五鬼……等凡十九种。)

(6)关于动植物各自然物经咒，(如：黄眼黄头，三双飞虎，吃人中，树上黑猴……等凡十五种。)

(7)咒术技法类，(如：退咒，解冤，治病，驱兽，止风……等凡十种。)

(8)婚姻和生严类，(如：迎亲设帐，迎亲家祭，得子……等凡四种。)

(9)丧葬及祭祖类，(如：超度，超魂，荐亡，祭灵，祭祖……等凡十五种。)

(10)农业类，(如：五谷，田公地母，祭虫，捉虫，祷农事丰登，……等凡九种。)

(11)火神类，(如：谢火，祭火，攘灾谢火……等凡五种。)

(12)雷神类，(如：雷神，三十六天大帝……等凡三种。)

(13)龙王类，(如：迎香清水，祭龙，祈雨，安龙奠土……等凡四种。)

(14)李老君类，(如：请太上老君，酬谢祖师老君……等凡三种。)

(15)占卜类，(如：诸灾秘要，阴阳推算课书，十二生肖(已由我